

張右史文集

二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四

論

代宗論

余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安史壞亂之後
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
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為吐蕃
所驚逃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
也余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
道而克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能

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
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
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
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乞納卒待其自
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虜也與之較理
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克恃蓋將亡也是其
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
二而幸陝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
則高卧以觀變也代宗恩礼終始不衰豈不

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
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焉彼非束
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
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
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矣人有當其
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
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已聽之惡載之
甚誅而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
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

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曰皆從
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
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
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為也是二者
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
也哉

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強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
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

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強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于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反也蓋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強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于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

間莽為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
積于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
為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庸倔強
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
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
之而李師道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
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已而
己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己索之氣既弊之力
人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忘也

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
出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
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
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礫嬰兒則賁育在旁
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
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
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

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而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于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

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于
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于勅少恩若
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矣高祖之將
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
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
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
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
勇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于心哉以英雄之
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婦之提

嬰兒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勅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君邀功驕蹇放縱之所至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而不已則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于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

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卑孫之際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者誰不為霍光痛心哉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

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
宣帝誰為之哉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
子之用心絳侯無禍于身則知文帝之所以
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
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
曰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
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也

景帝論

景帝稱實嬰德、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

因持重而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
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
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
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
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
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
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
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為長者
而用之則世之可謂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

奔跽不可也求其無奔跽可矣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于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

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剄勁
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
嗚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
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
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
如意于死其勢盖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
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
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
異矣

魏晉論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畏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觀者有所忌則重矣鮮鱸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鱸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